

论公共精神的习得^{*}

——以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为中心的分析

丁世林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在民主社会,平等成为时代呼声,个人理性得到张扬,个人主义畅行无碍。个人在竞争性、流动性的社会环境中容易过分追求物质享受,沉迷于私人的小世界。诸种因素使民主社会的人具有“疏离”的倾向,原子化的大众社会可能会迎来一种新的专制。在托克维尔的思想观点中,地方自治、结社艺术、宗教信仰、公民教育和“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等经验和方法,可以培育人们的公共精神,使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习得公共精神,把民主社会的人“聚合”在一起。

[关键词]托克维尔;公共精神;民主社会;平等

[中图分类号]D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6)01-0078-07

十九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生活在一个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转型时代。站在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托克维尔具有社会变化的现场感受,直面社会变化的冲击波动。凭借他那敏锐的观察与深刻的思索,托克维尔对民主社会的出现和发展进行了描绘与剖析。在许多人热烈欢迎民主社会的时候,托克维尔已经察觉到了民主社会所具有的各种倾向与危险,并且通过写作来与自由的敌人作殊死斗争,维护、发展人的自由与尊严。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绪论中提出:“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1]这句话值得我们细细体会和思考。托克维尔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全新社会?为什么需要一门新政治科学?托克维尔尤其重视民主时代的民情,那么它的倾向与危险是什么?如何成为一个健全的“民主人”?本文试图以人和人的疏离与聚合为线索,进入托克维尔的世界。对上述问题进行追问和探索,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托克维尔相当重视公共精神的大致脉络。

一、原子化:民主社会的危险倾向

在民主社会,平等成为时代强音,个人的地位与价值得到肯定。随着贵族社会的逝去,传统联系纽带逐渐消失,个人主义得到张扬,但个人成为民主时代一个个分散的原子,显得渺小而无力。在物质福利的诱惑下,人人都可以去追求自身的利益,陷于自身的小世界,同时依赖维持秩序、分配福利的政府。由此,一种新的专制可能会应运而生。

(一) 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民主社会的产物,随着平等的普及而发展。托克维尔认为,民主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甚至可以上升到一种“神意”,而民主社会的主要特征是身份平等。在民主社会,作为“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的个人主义为何得到凸显?在贵族社会,家族观念和等级制度都非常重要,一个大家庭往往居住于同一个地方,家族成员必须尊敬长辈,爱护后代。人们通过血缘关系聚合在一起,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每个人随着降生,即属于某一阶级,拥有伴随一生的地位,同时要履行上下级之

* [收稿日期]2015-11-22

[作者简介]丁世林(1983-),男,湖南岳阳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政治思想史。

间的保护与帮助义务。在民主社会,个人的独立性日益凸显,个人与个人之间处于平等地位,各个阶级之间相互接近、流动。在个人周围出现无数的个人,个人对社会其他个人的情谊变得广泛而稀薄。

个人主义可以体现在智力和办事方面。在民主社会,个人理性受到推崇,个人依凭和相信自己的智力、见解,不去求助于人,也无兴趣去听取他人的意见。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人的哲学方法后认为,美国虽然研究笛卡尔的学说最少,但实行得最好。^[2]个人之间彼此独立,他们运用自己的头脑,依靠自身的理性努力,掌握知识,获取成功。人们提升了个人素质,增强了自信心,由此产生一种思维习惯甚至“幻想”,即依靠自己,去面对困难和理解事物,而不用依赖别人的帮助。相互独立的个人之间维持并不紧密的人际关系,个人对所在社会的认同感趋于弱化。

大众舆论盖过个人理性。在民主社会,个人习惯于独立与平等,自认为是理性的。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众说纷纭,却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个人在众多的个人中显得渺小、无力,有些人可能会跟风、盲从;有些人甚至会隐藏真实的自己,假装与众人的步伐保持一致。在浅薄、繁杂的大众舆论中,个人心智趋于简单化,乃至淡漠。人们趋于同化,莫衷一是,倍感无力。个人在民主社会貌似得到彰显,但也可能隐没在无数的同质性个人之中。

(二) 物质主义

物质追求在民主社会慢慢凸显。在贵族社会,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商人的地位也并不高。富人身兼统治者,因为要维护自身的统治,从事公共事务,他们并没有多少时间从事工商业。而在民主社会,经济活动却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没有比商业更伟大和更光辉的行业了。它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成了群众向往的目标,使人们的最热烈激情都向它那里集中”。^[3]个人追求财富和物质享受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加诸商业的束缚和偏见变得日益减少。

财富在民主社会逐渐成为人生目的。在贵族社会,物质福利在富人看来,只是“生活的方式”,并不是“生活的目的”。享受丰裕的物质生活被他们视

为当然,但他们也想要从事一些“更困难和更伟大的工作”。有些贵族甚至会鄙视物质享受。而在民主社会里,等级界限已被取消,特权难以容身,财产变得分散,教育和自由更加普及,“穷人的心里也会产生获得享乐的念头,而富人则唯恐失去享乐”。^[4]财富成为人生目的、人生成功的标志,成为在今世的人生价值尺度。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不会满足,不会停步。物质主义甚至会上升为一种“百忧解”,即“经由明确的、固定的技术手段和经济安排来矫正我们所有的失误”,但是它“可能使得自己削弱人的力量并导致自身的堕落:诸如对于立即快感的疯狂崇拜,对于成名(无论多小)的渴望,以及经由不断扩大财富的累积以便达成对于更高名声的崇拜”等。^[5]

物质主义成为一种人生激情,一种社会氛围。由于财产具有流动性和排他性,人们面临激烈的竞争,必须努力工作,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才能过上好日子。“喜爱物质生活的享乐,正在变成全国性的和居于统治地位的爱好。人心倾向的这股潮流,正把所有的人卷进它的狂涛”,^[6]因此人们满怀着改善当前处境的期待,致力于可见的具体目标,努力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不得不沉迷于自己的小世界,就可能难以顾及到别人的存在,更不要说去关心公共事务了。

(三) 新型专制

在民主社会,个人变得独立,醉心于物质享受。人们渐渐倦于参与公共事务,公共利益被弃置一旁。他们对于政府的期待,就是维护秩序并保护他们的财产。托克维尔描绘出了一幅“民主人”的形象:“到那时候将出现无数的相同而平等的人,整天为追逐他们心中所想的小小的庸俗享乐而奔波。他们每个人都离群索居,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子女和亲友就是整个人类。至于其他同类,即使站在他们的身旁,他们也不屑一顾。他们虽与这些人接触,但并不以为有这些人存在。每个人都独自生存,并且只是为了自己而生存。如果说他们还有一个家庭,那末他们至少已经不再有祖国了”。^[7]

对应于疏离的“新人类”,一种新的专制应运而

生。在托克维尔看来,不同于以往的专制,新专制覆盖范围更广,以温和的方式表现出来,让人消沉而不是直接折磨人。它是理性的,“由中央主权凝聚全部智慧和权力来达至整齐划一,而具体的规则却要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它怀有美好意愿,试图“改善人民生活”。^[8]监护性当局负责公民的幸福和享乐,把人们一个一个地置于自己编织的密网之下。人们逐渐变成“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政府成为“牧人”。前者安于现状,无法对抗中央权力的扩张,“每个人都能忍受捆在身上的链子,因为他们看到握着链子的余端的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人民自己”。^[9]

新型专制是民主社会的最大危险。它不但与人们的“疏离”倾向作斗争,反而借助于人们的“疏离”倾向,甚至催发人们的“疏离”倾向。它“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在民主社会,我们可能会看到这样一副公共精神凋零的景象: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则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则将他们冻结成冰。^[10]

二、民情、自由习性与公共精神

在民主社会到来的现实中,托克维尔看到了“民主人”的疏离。在民主社会,个人虽然得到重视,但在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夹击下,也有走向原子化、碎片化和单一化的倾向,新的专制就有可乘之机。因此,现代民主社会可能实现自由,但也可能走向一种新型专制,拥有自由的人们可能会失去自由。在此情况下,如何防患于未然并维护自由?

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人靠什么维护民主共和制时,列出了自然环境、法制、民情三个因素。在他看来,自然环境不如法制重要,而法制又不如民情重要。托克维尔所认为的民情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是“人在一定的社会情况下拥有的理智资质和道德资质的总和”。具体来说,它的范围“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

思想”。^[11]在托克维尔的分析中,民情又来源于宗教观点、教育水平、政治实践等。人们的观念是行动的指南针,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又塑造着人们的观念。总的来说,实践经验、习惯、见解构成了美国人的民情,促使他们在行动上维护民主共和制度。

公民素质是民主社会的最终保证。为了实现并维护自由,民主社会的健康运行与发展需要相应的民情,需要一种“自由习性”。自由习性可以理解为“当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或参与)在社会中结合在一起并互相强化时,在个人中间所养成的一套态度和习惯”;也是一种个人能力感,此种能力感“既鼓励独立自主又促进自由联合的习惯,从而塑造了所有社会关系”。^[12]自由习性既培养独立的个人,注重个人自由和权利,又强调个人之间的联合,重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鉴于上文所分析的关于“民主人”疏离的倾向,自由习性中的后一面向显得尤为重要。于是,托克维尔试图从民主社会中探寻有利因素,培育人们的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主要体现为:在维护私人生活的同时,人们也要兼顾公共生活,参与公共事务,努力寻找共识,创造一个有内聚力、有认同感的共同体。公共精神强调公共生活也是人们生活的意义源头之一,若私人生活失去了公共生活的保障,其丰富性和持久性是很让人怀疑的。它努力寻求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平衡,尽可能使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相得益彰,而不是任其两败俱伤。

我们可以借用“疏离——聚合”这组词来分析托克维尔的公共精神观。疏离是指人们彼此相似但相互分离,缺乏公共精神,忙于私人生活,忽视甚至放弃公共生活,不参与公共事务,缺乏认同感,难以采取共同行动。与之相对,聚合是指人们在思想上、在实践中习得并保持某种公共精神,从而努力兼顾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愿意并投身于共同行动之中。二者也对应于民主社会的未来:要么新型专制,即“由互不相关且力量薄弱的个体组成的不自由但平等的社会”,要么是“由通过紧密联合而保持自由的个体组成的自由且平等的社会”,其区别之处就是“精神和政治的联盟”。^[13]

三、公共精神的习得

托克维尔直面民主社会的到来,凭借他那细致而又敏锐的观察和比较的视野,看到了民主社会的负面倾向。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虽然他没有系统地、直接地开出针对人与人之间疏离的药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论述中总结出一系列培育公共精神的经验与方法。当然,托克维尔正视民主社会的“离心力”,寻找民主社会的“向心力”,是在平等的前提下挖掘人们共处的方式。他相信,平等甚至有助于公共精神的培育,“我之所以赞美平等,是因为它使我看到它把关于政治独立的模糊观念和本能的冲动植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并由此提供了纠正它所产生的弊端的办法”。^[14]因此,托克维尔在民主社会内部寻求纾解“疏离”倾向的方式和途径,培育公共精神。

(一) 地方自治

在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期间,乡镇组织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在托克维尔看来,乡镇具有自发性的特点,是“自然界中只要有人聚集就能自行组织起来的唯一联合体”,是“日常生活关系的中心”,是“人们的求名思想、获致实利的需要、掌权和求荣的爱好之所向”。^[15]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举了新英格兰的乡镇作为例子。乡镇的首要政治功能,就是“人们试图以巧妙的方法打碎(如果我可以说这样的话)权力,以使最大多数人参与公共事务”。生于斯、长于斯的乡镇居民与乡镇生活息息相关,产生了对公共事务的兴趣,自觉地关心乡镇事务,组织地方政治生活。

可以说,乡镇的政治生活就是公共精神的养成所。托克维尔认为,“乡镇生活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使人感到与自己休戚相关,每天每日都在通过履行一项义务或行使一次权利而实现”。^[16]这样的乡镇生活,使乡镇居民突破自身利益与见解的藩篱,看到他人的利益和想法,体会到协作、共同行动的重要性,从而努力寻求共识,共同面对问题,在对话和行动中追求公共利益。如何在保持个人独立的条件下促进共同的福利,养成一份公共精神,乡镇的生活经验可以提供很多教益与技巧。

乡镇自治与乡镇社会是产生公共精神的温床,

乡镇精神可以说是一种地方性的公共精神。乡镇生活是每个居民直接参与的生活圈子,是他们比较熟悉的生活内容,由此产生的一体感以及休戚与共意识比较强烈。在参与乡镇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不能象最初以为的那样可以离开他人而独立,而为了得到他人的帮助,自己就得经常准备帮助他人”,可以使人们重视邻里、亲友的情谊,能够“抵制那种使人们相互隔离的本能,而不断地导致人们恢复彼此协力的本性,并迫使他们互助”。^[17]

(二) 结社艺术

结社在民主社会具有重要地位。在民主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是平等的,“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18]成立社团,组织人们共同处理公共事务,成为民主社会的一门必修课。当然,人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让政府“能干和积极”,让政府“举办个人不能创办的事业”。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样的话只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政府当局越是取代社团的地位,私人就越是不想联合,而越要依靠政府当局的援助”。^[19]个人越来越依赖政府,越来越难于共同行动。

在一般结社和政治结社的关系上,托克维尔认为这两种结社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而且可能是必然的关系”。一方面,一般结社对政治结社有帮助,因为“共办这种小事情的次数越多,人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越来越获得共办大事业的能力”;另一方面,政治结社也可以促进一般结社的长足发展,这是因为“当人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时候,任何一个公民每天都要在脑际浮现结社的思想和愿望:即使对采取共同行动本来有些反感,但为了党派的利益也得学会采取共同行动”。^[20]公共生活使人们产生联合的想法,训练结社的技巧,让人们知道集体行动需要遵守某种秩序和采取合理步骤,才能达到目标。共同行动的意愿和技巧,使人们可以联合起来,共同面对并解决公共问题。

结社与公共精神的培育、习得密切相关。在结

社的活动中,人们得以走出狭隘的私人空间,分享个人的想法和感受,学习共同行动的方法,将个人的努力融入共同行动中,制造一种相互作用,“人只有在相互作用之下,才能使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焕然一新,才能开阔自己的胸怀,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21]因此,托克维尔对结社非常重视,认为结社的学问在民主国家中是“一门主要学问”,甚至被视为规避革命的法则,^[22]因此需要充分发展社团,完善结社艺术。

(三) 宗教信仰

在托克维尔的论述中,宗教在民主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一方面,人们有依靠宗教的需要。托克维尔从人性的观点分析到,“60年的短暂人生,还不足以使美国人发挥其全部的想象力;不是十全十美的现世生活,也决不会使他们心满意足。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对本身的生存有一种天生的不满足感,总是希望人生无可限量。人既轻视生命,又害怕死亡”。^[23]这些挥之不去的情感,困扰着人们的生存,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来世。所以,宗教信仰在追求自由、享受福利的美国也大量存在。

宗教信仰与公共精神的培育存在密切关系。平等的扩大,使人们彼此独立,自顾自己,过分追求物质享受,人与人之间缺乏认同。宗教在民主社会发挥的最大功用,就是纠正民主社会的人的原子化倾向,因为“没有一个宗教不是把人的追求目标置于现世幸福之外和之上,而让人的灵魂顺势升到比感觉世界高得多的天国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都是“叫每个人要对人类承担某些义务或与他人共同承担义务,要求每个人分出一定的时间去照顾他人,而不要完全自顾自己的”。^[24]宗教使人们明白对他人的义务,劝导人们不要过分倾心于个人利益,不要过分沉迷于物质享受,起到关于节制、审慎等德性的教育与规范作用。

当然,宗教面对民主社会的新情况,也要适度改变。政教分离就是原则之一。托克维尔经过一番调查和分析后发现,在当时的美国,宗教能够发生强大的影响,应该归功于政教分离。在“善变”和“爱动”的时代,宗教可能不如以前在某些时期或某些国家一样强大,但它的影响力变得更为持久,“它的活动领域虽然只有一个,但它在这个领域里可以通行无

阻,并能毫不费力地控制这个领域”。^[25]另外,宗教还须简化仪式,只崇拜造物主,劝导人们用正当的手段去致富,不抵制而是引导公众的意见等等,以适应民主社会的新情况。

(四) 公民教育

托克维尔认为,“启迪人智”和“匡正人心”的教育可以很好地维护民主制度,其中包括培育公共精神。专制制度需要无知的、愚昧的、自私的、麻木不仁的臣民。暴君不想让人们掌握知识,宁愿“将其恩泽平等地施于臣民,但让臣民们愚昧无知,以便于更容易奴役他们”。而教育与启蒙可以使人们产生权利观念、自主意识,并认识到团体的力量。宗教与道德的教育,更是可以节制人们过分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防止人与人之间相互疏离的倾向。

“教育”要置于实践之中。在托克维尔看来,人们被教会读书写字,仅此并不能够使他们立刻成为公民,而要把公共精神的培育与政治权利的行使结合起来,所以他更重视经验与实践教育的作用。他在与美国人交谈的过程中发现,“当你把话题转到他们的国家时,你会看到笼罩着他们理智的乌云立即消散:他们的语言和思想变得清晰和准确了。他们将告诉你,他们的权利都有什么,他们应当怎样去行使这些权利。他们也知道按照哪些惯例在政界活动。你会看到,他们对行政制度十分熟悉,而且很懂得法律的机制”。^[26]美国人在政治实践中学会了很多知识和方法,比如通过参加立法活动而熟悉法律,通过参加管理工作而熟悉政府的组织形式。政治生活的操练使人们走到了一起,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公共问题。

下文将要阐述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是托克维尔在当时的美国所发现的通行道德哲学。这是一条比较契合“民主人”心性的道德原则,它的实现也有赖于教育。通过启发性教育,可以使人们接受这条让人容易理解的原则,因为托克维尔相信“盲目的献身和本能的为善的时代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而自由、公共安宁和社会秩序本身通过启蒙和教育可以实现的时代即将来临”。^[27]对利益的考量与理解,使人们在追求个人生活质量的同时,兼顾他人的存在与利益。

(五) “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

为什么要提倡“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在托克维尔看来,“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是最符合当代民主社会需要的理论,而且也是“尚可用来抵制自己的最有力保证”。“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容易让人学会、掌握和接受,可以被任何文化程度的人理解;它也切合人的弱点,“以个人的利益来对抗个人本身,并在引导个人的激情时能产生刺激作用”。^[28]民主社会的道德家不得不承认,个人利益即使不是个人行动的唯一动力,起码也是现有的主要动力。道德家的任务就是在此前提下,要让人们知道并思考在民主社会中每个人对于自身利益是如何理解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能与“民主人”的生活相契合,可以对人们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的流行,可能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托克维尔虽然流露出了对贵族时代尊崇美德的留恋,但对民主时代的道德也有所肯定。在他的论述里,“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不要求人们表现献身精神,但是让他们做出小小的牺牲。在这个原则指导之下,人们虽然不一定有杰出的德行,但会表现得“循规蹈矩、自我克制、温和稳健、深谋远虑和严于律己”,甚至会慢慢走上培育德性的道路。总的来说,“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支配的世界“不会出现太多的惊天动地的德行”,而“怙恶不悛的歹行也将极其稀少”。^[29]

“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与公共精神存在相通之处。在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越来越获得肯定的时代里,如果人们一味地追求自我利益和物质享受,不顾及他人的利益和全体的利益,埋头于自己的小世界,忽视公共事务,那么个人利益终有一天也会丧失。托克维尔认为,人们若丧失了对利益的正确理解,丧失了公共精神,“在平等之后仍然处于无知和粗野的状态,则很难预料他们的利己主义不会使他们做出什么样的过分愚蠢的行为;而如果他们舍不得牺牲自己的某些个人福利去造福他人,则很难说他们不会陷入什么样的可悲境地”。^[30]在正确理解利益的条件下,个人才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兼顾公共事务,发扬公共精神。

四、余论

在托克维尔的著述中,试图“把现代的个人自主信念与古人注重的公共精神或曰爱国情操融为一体”,^[31]乡镇的政治生活、结社的训练与操作、宗教教义的劝导、公民教育的实施、“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都是培育与习得公共精神的不二法门。公共精神要求人们在维持、发展私人生活的同时,学会经营公共生活,参与公共事务,履行自由所要求的公民义务,从而维护、促进人的自由。它能够治疗个人主义造成的冷漠症与孤立症,劝告人们不要过度沉溺于物质生活。养成和习得公共精神,才能领会自由的真正含义,而不是把自由理解为任意而为、自行其是、自求其福。

在新的世纪,托克维尔对公共精神的阐述亦有响应,略举几例即可见之。贝拉等人沿着托克维尔的足迹,探讨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亦认为“自由制度生存与否的关键之一,在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联系,即公民参与或不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32]帕特南从政治参与、公民参与、宗教参与等方面考察了美国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的变化趋势,并用“独自打保龄”来形象地描绘在20世纪的后三分之一美国社会资本的增加,提出要重新积累社会资本,重建社区信任和联系。^[33]在制度层面上,奥斯特罗姆挑战“个人会进行狭隘的、短视的计算,使得所有个人既害己又害人,而不寻找相互协作的途径”的传统理论,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之外,提出自主治理的第三种方案,并将“信任、尊重和互惠”作为第二代理性选择模型系列的核心,公共精神在自主治理制度设计与运行中得以“落地”与微观呈现。^[34]

就中国的思想语境而言,托克维尔对公共精神的看法亦有启发意义。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提出“公德论”,公德即“人人相善其群者”相对于“人人独善其身者”的“私德”而言。他认为“无私德则不能立”,“无公德则不能团”,而中国传统“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因此力倡公德,以求“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35]梁启超的“公德论”旨在矫正国民的涣散性,促进群体的凝聚力,但集体主义的色彩较浓。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唯我的、物欲

的个人主义走入前台,但个人找不到与公共生活、公共社群的有机联系,成为“无公德的个人”。^[36]我们既要追求个人自由、维护个体尊严,亦要重视公共精神的习得,强调营造公共生活、参与公共事务,不能摇摆于一盘散沙式的个人主义和有公无私式的集体主义两种极端情况之间。

参考文献:

- [1][2][3][4][6][7][9][11][14][15][16][17][18][19][20][21][23][24][25][26][27][28][29][30][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8、518-519、691、660、661、869、868-870、332、839、66、75、630-632、636-637、637-638、645、638、343-344、539-540、346、353、655、653-654、653、654.
- [5][美]史华慈.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A].王中江.思想的跨度与张力:中国思想史论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284.
- [8][美]曼斯菲尔德,温斯诺普.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A].刘小枫,陈少明.回想托克维尔[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95.
- [10][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5.
- [12][英]拉里·西登托普.两种自由传统[A].王焱.社会理论的两种传统[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4.
- [13][美]赫尼斯.托克维尔的视角——〈民主在美国〉:寻找“新政治科学”[A].刘小枫,陈少明.回想托克维尔[C].华夏出版社,2006.129.
- [22]孟磊.托克维尔的革命论浅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释读[J].南海学刊.2015(2).
- [31][英]拉里·西登托普.托克维尔传[M].林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1-22.
- [32][美]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M].翟宏彪,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3.
- [33][美]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刘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34][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 [35]梁启超.新民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62-66.
- [36]许纪霖.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A].许纪霖,宋宏.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33-234.

(责任编辑:育东)